

我們的父親柳亞子

柳无忌 柳无非 柳无垢 著



中国友谊出版

封面题字： 升瘦石
责任编辑： 罗耕生
装帧设计： 勤 卓

1989·北京

172
我们的父亲柳亚子 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 5.875 · 117 5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5057-0187-8/I · 111 定价：3.50元

我们的父亲柳亚子

柳无忌 柳无非 柳无垢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缅怀柳亚子先生

——为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

邓颖超

柳亚子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尤其使人敬佩而难忘的他是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定地高举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积极内战，倒行逆施，搞国共分裂的阴谋。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成为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

柳亚子先生又是一位诗人，是彻底的国民党左派，他的诗篇充满了革命热情，激励着人民前进。那时，他和何香凝先生始终以诗画进行宣传，反对蒋介石。

我同柳亚子先生认识很早，那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召开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以及后来参加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也曾见过面，但不是深交，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先生辗转到重庆，我们见面的机会比以前多了。特别应当提的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完全被蒋介石所控制，右派得势，五月十五日通过整理党务案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分裂的一步。当会议上举手表决时，何香凝和柳亚子未举手，有勇气进行反对这一决议案。对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后来常常提起他们两位坚决的革命性，是真正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左派、硬骨头（毛泽东同志当时已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会议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亲见的事）。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其统治区迫害革命左派，危及进步人士的安全，于是我们党就设法把逃亡香港的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交通线送到东北、北京、解放区。我和柳亚子先生重逢是在北京解放后不久，他从香港回来，我从河北西柏坡异途相逢于河北沧州，乘坐一列特别列车。因当时铁路尚未完全修复通车，火车上缺水缺电，车厢里只点起微弱的蜡烛火光，在暮色苍茫中彼此都发现了对方。这时柳亚子先生特别高兴与我打招呼，并在列车行驶中为我写了一首小诗，称我为小超。到了北京以后，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后来一直跟着我们党进行工作的。

这些回忆作为我对柳亚子先生的深切缅怀和纪念。

（原载《人民日报》）

亚子先生今不朽

诗文湖海同长久

——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暨南社发起八十周年

屈 武

今年是柳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又是南社发起80周年，我们在亚子先生的家乡举行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

亚子先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坚贞的民主革命战士。早在1903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爱国学社，这是他走向革命之始。1906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与陈去病、高旭先生等，发起组织文学团体，定名为南社。1909年，南社在苏州正式成立。南社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以诗歌为武器鼓吹革命，当时人们把它看作同盟会的宣传部。柳亚子就是南社卓越代表，是辛亥革命前后影响很大的爱国歌手。对于诗歌，我是门外汉。毛泽东同志曾评价柳诗说：“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郭沫若同志在祝寿长诗中写道：“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茅盾同志说：

“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我以为，这些评价是很精当的。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每逢革命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关头，革命队伍就经历一次分化和改组。亚子先生的可贵，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鼓吹革命；而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能随时代而前进，长葆自己政治生命和文学生命的青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同侯绍裘、张应春、宛希俨、刘重民、黄竞西等同志密切合作，亲如一家。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罪行，他先后参加反帝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又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参加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国难救护队，支持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皖南事变”发生，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通电反对，并拒绝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以示抗议，为此，蒋介石竟“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在重庆《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柳亚子先生当众宣布“中国的光明在延安”。柳亚子铁骨铮铮，晚节黄花，令人肃然起敬。谢老觉哉在赠亚老的一首诗中说“并世三仁何与宋”，把柳亚老与宋庆龄、何香凝同志并称，认为他们都是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坚持革命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柳亚老是当之无愧的。

柳亚子先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永存的。柳亚子一贯主张“诗人要有节气，诗人要有思想”，坚持“以人论诗”的准则，他的诗格和人格是一致的。他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要学习他，研究他，继承他。

（原载1987年5月30日《团结报》）

目 录

分湖大胜柳家	1
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教养	4
从满清秀才到中国同盟会会员	8
父母亲的婚礼	13
苏州虎丘：三百年无此盛会	15
革命历程的开端：讨袁笔战	19
二十世纪大舞台	24
李宁私淑弟子	30
《闲庭纳凉图》后记	37
桃花潭水的深情友谊	41
三民主义的新、旧南社	44
革命历程中的峰顶——一落千丈	49
复壁一幕，宛在目前	54
乘桴东瀛	57
乐天庐中乐融融	61
上海市通志馆馆长	65
廖、柳的通家友谊	72
存殁的新文坛友人	77
活埋庵里的文学活动	83

从孤岛到香岛	86
与小朝廷不两立	90
羿楼变成魔窟	94
投奔自由的颠沛旅程	100
几位男女弟子的剪影	105
“先生诗慨当以慷”	112
胜利后的寂寞	119
民主党派在香港新年团拜	123
奔向光明的前途	127
从六国饭店到北长街	130
盖棺论定: 爱国诗人、民主主义革命者	136

附 录

柳亚子年表	141
“今看豪俊联翩起，新辟中华女界天” ——父亲提倡女权的鸿爪	162
“安稳双栖到凤池” ——怀念父亲与母亲	166

后 记	170
-----------	-----

分湖大胜柳家

无忌

我们分湖柳氏这一族的祖先务农为业，历史并不久远，仅能上溯明末，有一位柳春江因避兵难，自浙东慈溪西迁江苏，来到吴江县北厍(舍)镇邻近分湖的东村。此后三百年来，氏族繁盛，从耕农转变为地主、乡绅，书香门第，有好几位著书赋诗的士子在闾里间有地位。但是在我父亲柳亚子以前，并没有显达的政治家，扬名文坛的诗人。

吴江位于江苏省东南部，汉时属吴县，唐设松陵镇，五代吴越始置吴江县，清代属苏州府，民国以来恢复吴江县治，现今人民政府驻松陵镇。吴江得天时地利独厚，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河流纵横，是江南鱼米之乡。工业自明代起以丝绸著名，尤以盛泽为锦绣巨镇。县城与盛泽外，其它重要市镇有同里、平望、黎里、莘塔，以及靠近分湖的芦墟与北厍。分湖亦称汾湖，是吴江一带十几个湖荡之一，地势险要，为江、浙二省分界的汪洋水泽。早在春秋时，分湖为吴、越称兵的场所。分湖柳氏聚族而居的地方，都在湖的北面，如东村、大港、大胜(胜溪)属北厍镇，镇上的柳氏家族亦甚荣繁。

自东村迁大胜的柳氏始祖为柳琇，字逊村(1753—1807年)。他的幼子树芳，号古楂(1787—1850年)，与古楂的次

子兆薰，号蒔庵(1819—1891年)，都在乡里以诗文闻名，有著作流传下来。树芳始修《分湖柳氏家谱》，兆薰继之，有《分湖柳氏重修家谱》，至我父亲编印的《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则已是1925年的事情了。树芳撰《养余斋诗》初、二、三集，《胜溪竹枝词》，《分湖小识》，辑《分湖诗苑》，均付梓行世。兆薰著作甚多，刊印者有《松陵文录作者姓氏爵里著述考》。他写日记颇勤，遗下至少10余年的手稿(现存苏州市文管会)。其中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的日记(略有缺失)，写在太平天国军队在吴江地区活动的时期，已收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约三百页(98—386页)，题作《柳兆薰日记》。作者在日记中具体地录下他亲自闻见的当时吴江一带兵连祸结的惨状，真实详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读了这几年的日记，对于分湖柳氏在此时的家庭情况，亲友来往，亦能一目了然。

柳兆薰娶黎里邱曾治长女，生二子：长应墀，号笠云；次应奎，号芝卿。二人均寿命不长，比他们的父亲先死。应墀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36岁；弟应奎寿命更短，死时(同治元年，1862年)仅18岁，正值太平军进击分湖区域、治安紊乱、人心惊惶的时期。应奎逝世不久，兆薰挈应墀去上海洋场避难。下一年，应墀在沪成婚，配莘塔镇凌氏女。战乱结束，兆薰父子返乡里，重整家务，料理田产。同治三年(1864年)阴历十月至十二月，兆薰去南京入闱应试，此行种种经历在日记中有叙述。这时候，分湖柳氏子弟在试场中屡告失败，兆薰自己亦名落

孙山，“殊属名利两无所成”，他在那一年除夕写日记时不胜感叹着。

柳应墀娶妻凌氏，有二子、二女：长子念曾（1866—1912年）别号钝斋，寿47岁；次慕曾（1869—1918年），别号无涯，寿50岁。柳念曾配吴江费氏，名延庆，字吉甫次女：子一，慰高；女四，长隆权，早夭；次平权，适同里（镇）钱貽德；三公权，适莘塔凌光谦（诵益）；四均权，姊死后亦嫁凌光谦。慰高是我父亲的谱名，四位“权”字辈的姑母则是我父亲给她们取的名字。慰高的“高”字，还有我的二位叔父冀高（搏霄）与景高（率初），均慕曾子，都是纪念他们的高祖柳树芳而取的。同样的，我的祖父念曾与叔祖父慕曾的“曾”字，亦是纪念他们的曾祖柳树芳。这些命名，均为柳兆薰（蒔庵公）对他父亲的孝思。他在分湖柳氏族中是一位特出的人物，颇有声名，亦最长寿。我父亲幼时蒔庵公与邱太夫人仍健在。关于这位曾祖父，我父亲感激地写着：“他对于我的恩德，实在太太；而对于我的印象，也实在太好。”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1年1月4日），柳兆薰卒于大胜，寿72岁。这位德高望重的柳氏老祖宗逝世不到8年，他的子孙辈纷纷离弃老宅，自大胜迁移吴江各乡镇，这在下一章还要提及的。

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教养

无忌

我父亲在幼年时犹及见到钟爱他、亲昵地称他为“小和尚”的曾祖父，但等到他5岁上学时，蒔庵公已先一年逝世了。父亲读书的经过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从塾师处受业，自5岁至10岁；（二）由他的父亲钝斋府君亲自课读，直到他16岁考取秀才为止，这已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初春。

事实上，早在3岁时， he 已从母亲费太夫人漱芳开始认字。对他，一天识上几十个生字并不困难，可是等到下一天他理字的时候，倘使不能每个字都记住，就得捱打。这位母亲兼老师（她的父亲费吉甫是翰林，自己也曾从名师学习）的家庭教育是够严格的。这也有好处，父亲熟读的唐诗三百首，就是由费太夫人在膝前所口授的，而且读得很高兴，好象唱山歌般颇有趣味。那几位塾师却并不高明，5年内一共换了陈、武、陆、俞、马、王6人。做他的老师并不容易，有一次他在康熙字典内找出几个难字把马老师难倒了。最大的问题，塾师非但要在分湖柳宅设馆，而且一年内有半年要跟着学生赴苏州他的外祖母费家去坐馆。这是因为吉甫公早死，费太夫人有半年时间要去苏州陪侍寡母，把儿子也带去。不幸的，费家五舅父与几位表哥、表

弟都患口吃，一下子就给我父亲学会了。

父亲9岁那年，碰上一位有神经病的俞老师，以打学生的“脑壳过日子”。有一次，事情闹糟了。我父亲在背书时期期艾艾的说不清楚，俞老师大发雷霆，父亲怕着要逃避，却给老师“象鹰拿燕雀般”把他抓住了，施以羞辱性的肉体刑罚。在这当儿，小学生坐在小椅子上，两只小眼睛直挺挺的对着老师，“眼中几乎爆出火来，要烧他的面孔”。这样一来，把俞老师吓坏了，反过来跪在学生面前“蓬、蓬、蓬地……磕了三个响头。”当我父亲在几将半个世纪后回忆这件事情，还是写得有声有色。“接着，”他继续写道，“我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似鸱枭一般。到现在想起来，我的神经经过这一次的震荡，一定出了很大的毛病。”俞老师因肺病离职，不久死去。这时期我父亲主要的在读杜甫全集，并学习作对子与写诗。

上面已说过我父亲如何考倒了俞老师下一任的马老师。此后，二人感情很好，马老师还把自己的弟弟介绍给他，订起兰谱来。最有趣的是最后一位王老师，“索信”教学生下棋、喝酒。同时，我父亲交结了堂弟冀高的黄老师，与王、黄两位老师“三位一体”地饮酒赏菊起来。他自己说，“大概，我的名士脾气，就是在这10岁的时候开始养成的吧。”他还去黄老师那里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说《聊斋志异》里的狐鬼故事，以及薛仁贵《征东》、《征西》一类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这些情况传给我祖父知道了，他大不为然，下决心要亲自教授儿子，继续读杜诗。

一年后，分湖大胜柳家发生了一件巨大事变。经过是

这样的：族中有一位痴五爷应嵩，与应墀、应奎（此时他们早已死去）同辈，他的太太非但对自己的丈夫不满意，更觉得受到柳氏族人的欺侮。于是，她在大胜附近盖造一座尼姑庵去修养，好与他们隔绝。那知当地的人有此传说，“柳家的屋基是条龙，”一旦尼姑庵内撞钟击鼓起来，龙会头痛得要翻身，姓柳的一家便非死尽灭绝不可了。预兆果真如此。当时柳家接连死了三人：我父亲的祖母、曾祖母与长妹隆权。这情况已是可怕。那知隔不了一年，柳氏墙门的两位男性台柱子受晋与应衡亦相继逝世。六爷应衡原是痴五爷太太的死对头，这位老人家的死亡震惊了分湖柳氏全族。于是，象我父亲所说，“一百多年聚族而居的大胜柳家，就此象大树倒下，猢猻尽散，又象飞鸟投林，各奔前程去了。”（语出《红楼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我父亲12岁，随着我祖父、母自大胜乡祖宅迁去黎里镇的赁宅周寿恩堂。此时，他已念完杜甫全集，开始读朱熹《通鉴纲目》等类的史书，撰写长篇史论。到黎里后，祖父仍亲自课业，又送我父亲去黎里镇通儒凌甘伯处求学，专读经书，兼习算术。凌氏精通中国医道，我幼年他还在世，名字很熟，家中一有病人就请他医治，虽然已不记得他是否曾给我看病开药方，也不知道这位医师原是我父亲的老师。同时，为应付科举，父亲读些名家制艺那类书本，自己的兴趣则在文学方面。尤喜欢写诗，受到李商隐、韩偓的影响，曾把所撰香奁体无题诗送去上海小报上发表。暇时也涉猎魏、晋、南北朝的志异小说，唐人传奇，宋代长篇话本。父亲16岁那年，把经